

人民萬歲



漢字書出版社

人民萬歲

人民萬歲

莊稼著

898
525

人 民 萬 歲

目 錄

1. 人民事業萬歲 (1)
2. 人民勝利萬歲 (31)
3. 自由民主萬歲 (41)
4. 幾個前哨兵 (57)
5. 不要來糟踏這地方 (63)
6. 「你美國啲，退出去！」 (74)



3 0474 7053 3

139585

人民事業萬歲

—— 寫在前面 ——

我住在農村裏頭頗久，伸指一算，五年了。農民天天與我生活在一起，他們的生活，思想，感情，我領會得太多了。他們要安靜的生活，要平等的待遇，要自由的去，來，做活。

要有良心的公正的鄉鎮保甲長及官吏。

他們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巧取豪奪，敲釘榨索，懷着盛大的憤怒。

所以他們正渴望民主政治的實施，渴望着民主經濟制度的實施。

然而，今天，他們底願望被殘酷的現實粉碎了。

今天，內戰的烽火幾乎瀰漫了全中國，農民們與我接近又是征壓的農民們，他們詛咒內戰，怨



(2)

恨內戰，在意識方面，他們是澈底地反對內戰，而且他們對那邊表示深厚的同情囉！

有一個窮苦的老農人，他用誠實的而又嚴肅的態度，吐出懇摯的而又憤懣的聲音，把他底生活的實際情況，和對內戰的主張，對我談得最詳細了，我被感動着，才把他底談述寫成了「人民事業萬歲」這篇詩。

這不僅是千千萬萬人民底懇摯而又憤懣的聲音，而且是千千萬萬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號令，而且已經有，千千萬萬人民這樣地作出光輝的成績來了。

在全世界，人民事業正日益光大發揚，人民事業決會照耀千秋。

我又怎能噤得住口，不高呼：

「人民事業萬歲！」

懸崖下有半間矮小的茅草房，
亂石堆砌成了三面壁頭，
門是窳條細紮起的鸛根綠竹棒，
屋當門前有一塊斜坡坡，
碎石太多，一根草也沒有生長；
有一個窮苦的老農，
坐在挨門的方石頭上，
聚凝着精神在凝想，
又瘦又黑又皺的臉上，
一陣陣在憤恨，
一陣陣在發笑，
一陣陣手又在舞，
一陣陣腳又抬得高高。

二

我是個農人，

(4)

耕田種土謀生存，

從春天到冬，

從冬天又到春天，

從每天的早晨到夜晚，

從矮小的

破爛的

黑暗的茅屋裏出來，

都是口朝黃土背朝天，

不怕風刀和雨彈，

不怕霜刺和雪箭，

也不怕火紅般的大太陽的烈燄，

只有讓它們擊打呵，

只有讓它們熬煎呵，

忍受着不能忍受的痛苦，

流淚，

流血，

流汗，

總祈求大地撒出笑臉，

把希望的紅花開繁，

要大地在四季的日子裏
把糧食和菜蔬生產。

大地美化了，
大地繁榮了，
大地飛騰着
 綠色的，
 紅色的，
 金色的喜歡呀！

唉唉，只要農產物一收了，
榨取的人也就來了呵，
 要黃穀，苞谷，
 要高粱，黃豆，
 要烟租，草租，
 落花生，芝麻租，
 小菜呀，租鴨呀，
好多的租子名目，
 明租，暗租，

(6)

還有啫子習慣租，
記都記不清楚。
又那們拿得出！
我們底血淚和汗水，
灌溉出的碩大紅果，
就這樣地被別人提走了，提走了呵！
我們還是穿起破爛的單衣過冬，
還是拿着別人搶剩得的
一點粗角糧食和着野菜當飯。
還是飽一飽餓一飽，
這就是勞動人民底生活呵！
有良心的人，
你給我們解說解說？
有良心的人，
喊聲你有了這種遭遇，
你又打算那們作？
可是，我們有訴說不完的理由，
來珍惜自己用汗血種出來的東西的。
然而，這種掠奪呀，

殘酷的搶劫呀，
已成了這社會裏頭的慣例。

唉，還真是打不垮的慣例嗎？

說到打日本強盜，
我這窮人也曾出過大力，
只有一個兒子，
獨子該緩徵囉，
保長搔索不遂，
（我實在莫得錢送包獄呀！）
就生拉活扯地把我那正在犁田的兒子綁了去。

窮人不容易養大個兒子呵，
窮人底兒子要住在家裏頭替替力呵，
我把鉤田坎的耙梳丟在田裏，
我瘋狂地跑，叫，
直向那夥歪戴帽子斜穿衣的魔鬼們追去。

(8)

一個多重的拳頭打在我底胸上，
馬上，我昏迷地倒癱在地面，
好像長挺挺地落了氣的死屍一具。

當我清醒了過來，

就聽着

那未下枷當的老牯牛站在水田裏哀鳴不已。
媳婦不曉得是啥時候也來在了路邊站立，
沉痛的悲哀呀，
正使她傷心地哭泣。

幾年來他都在前線同日本兵打仗！

地方上底優待穀從沒有領得一粒，

儘管把抗戰家屬底證件舉起，

保管委員說：

「上頭底命令沒有下來，

不難就這樣地發給你。」

天呵，你才曉得

那些天殺底又在打我們底啥背時主意。

現在國戰打贏了，
我底兒子爲啥還莫得回來的消息？

國家要修飛機場，
保長又來把我派去，
五十多歲的年老人，
動作死哪能像年青小伙子那們速？
天殺的監工不管你這些，
皮鞭落在光背上，
多沉重的打擊呵！
腳尖踢在腰幹上，
好兇殘的哥蠻舉動呵！
疼痛，呻喚，
我就被打病了，
沒有藥吃，
就想睡在篾蓆搭起的棚棚裏將息將息，
那天殺的監工硬不准許，
接到起，我就被擲了出來，
阿彌陀佛燒天香，

(10)

我是人囉，是人
當然高興離開那悽慘的黑暗地獄。

回到了破爛的茅草房，
瞎了一隻眼的老婆娘對我講：
「媳婦受不了苦楚，
她自主自嫁了。」
五歲的小孫孫跑來了，
他雙手抱着我底腳桿仰面看着我痛哭，
「我底媽媽呢？」
唉，我從那裏找回媽！
那時，我底老穀好像有根在播，
乾癟的老眼呵，
也掉下了哀痛的淚水。

走到田坎上去看看莊稼，
稻田裏沒有水，
豆土裏底草呀，
長得又高又肥。

莊稼荒蕪了收成不好，
那裏來東西把租子上了？
田老板牽走了我底性命根根的老牯牛，
他還罵我是一條老不中用的蠢豬。
他又叫我快些滾，
他底田土要找精強力壯的奴才去做。

唉，我哪裏能夠搬得起家，
我又是抗戰軍人底家屬呀！
儘管我跑東家走西家，
還是沒有人替我這抗戰家屬求過情，
還是沒有人替我這抗戰家屬講過話，
唉，別人也正遭受着同樣的和不同樣的逼迫，
自己底苦痛淚水還沒有揩乾，
又哪有心思來替我求情講話，
接倒起，我就被擲出了
這破爛的，黑暗的，腐朽的，
又霉又臭的家。

(12)

從此就在屋坎邊

搭起茅草蓬蓬住居。

從此就是佃農了，

只想天天都能夠有零活路的。

(沒有這們如意的日子呵！)

零工活路儘管苦，

身體強健都還乘得住，

挖土，犁田，耙田我能幹，

挑灰担糞點糧食，

別人總要比我慢。

別人很不安逸地向我說：

「你這老漢該受苦受難，

不偷一點懶，

就該多流血流汗。」

瞎了一隻眼的老婆娘去年冬天凍死了，

冷得發抖的顫慄的呻喚，
今天好像還響在我底耳邊。

小孫孫在今年六月天，
也被急痧症搞死了，
慘痛的絕叫呀，
現在想起來還覺得辛酸。

現在活到世上受苦受難的

只有我這老蠢猪了，

(那只我一個人，多得很囉！)

蠢猪也有蠢想，
一個人了？沒有掛牽，
就想到要蠢笨地幹她媽一番，
利刃藏在裏褲裏，
憤恨終有一天要高跟火燄，
掙我們，害我們，剝削我們的人，
你們這些喝血的魔鬼，
我將把你們底胸脯戳穿！

(14)

接着就帶着撲奔光明的歡欣，
就離開這個人受死的黑暗。

聽說真有那麼個
溫暖的
又快樂的
充滿着香氣的光明地方，
天也老是那麼欣喜地蔚藍，
河流也永遠那麼琤琮地歡唱。

一切事情都有個榜樣，
人民過的好日子呵，
活像走進了天堂，
穿得新，穿得暖和，
吃的喝的全都不錯，
從來就不禁餒忙。
穿的很相宜，
合作社賣布，縫衣服，賣襪子……。
吃的也相宜，

油鹽柴米……樣樣都齊備，

買賣公平得很，

從不抬高市價，

從不走私舞弊，

從不囤積居奇。

那裏一樣勞動，

一樣享受，

沒有啥子主人和奴隸。

生氣怒發的春天來了，

勞動的日子到了，

啥子體面人都參加春耕，

啥子體面人都參加開墾，

勞動的熱狂貫注大地，

荒蕪的原野呀，

媚人的金花叢生。

三月麥子黃，

(題)

六月紅高粱，
八月稻子熟透了，
九月棉花閃銀光，
個個季節都有響亮的歌聲放，
都是官兵同人民在演生產大合唱。
歡笑浪頭湧天高，
大家流血流汗，
大家都得着了溫暖。

人民在那裏自由自在地，
過得愉快，
活得熱烈，
像江河，海洋裏頭底魚，
自由地吸吮，
自由地吐噴，
自由地浮升，
自由地落沉。
管事的人是人民自己舉出來的，
他不敢給你一點束縛，

他不敢向你敲釘搶藥，
人民是主人囉，
人民有雪亮的眼睛，
看得准好人和壞人，
人民熱愛着善良的官吏，
官吏更尊敬誠樸的人民，
歡欣的淚水呀，
沸騰的熱血呀，
正將那塊廣大的泥土溫潤，鑲嵌。

那裏有自由，
想說啥就說啥，
要信仰啥就信仰啥，
莫有欺哄詭詐，
莫有剝削叫你害怕。

那裏有民主，
有事大家作，
多數人服從多數人，

(18)

隨便那個都不得要野蠻稱王稱霸。

那裏真是有灼熱地不滅的太陽呀！

正把崇高的溫暖

嚮向人民。

那是一塊人民底福地！

那裏原是災難襲來時，

被財主們拋棄了家園

那裏原是災難襲來時，

被軍閥們捨掉了底！

那裏原是災難襲來時，

被官僚們不要了底！

那裏是頑強的人民，

用血肉的軀體

變成了白的骨骼

從黝黑沉沉的深淵裏，

從烈燄飛騰的火海裏，

從日寇底血腥的手裏，

爭取過來的荒涼地帶，

而又噴灑了人民鮮血，

創造起的

有光有熱的人民福地呀！

我這副老骨頭要朽在那塊福地裏，

就是燒灰作肥料也有意義，

總是培植得

自由的民主的天地裏底

欣欣綠色

滿鑿着笑語。

唉，唉，該歪了，

現在不能夠到那裏去，

有些人（簡直是些兇殘的國賊！）

不高興人民有福地，

就是那些

從前逃難走了的

以剝削、壓迫、誣害人民為專門職業的

(20)

財主、軍閥、官僚們啊！

現在正聯合殘殺人民底日寇，僞軍，

外國武裝干涉的軍隊，

去剿殺它，

去毀滅它，

要重新地把一切罪惡的苗

在那裏栽種起。

噢噢，渴慕光明的人呵，

爲光明努力呀，

把光明創造起！

太陽要消滅黑暗，

它在夜裏跑得多快呀，

早晨，大地底那種植物上，

——甚至巖石和建築物上，

沒有不懸掛起它使勁的汗滴。

金輪從山巔飛上了天際，

太陽是那樣地笑嘻嘻的，

黑暗消逝了，

鮮潔的光明呀，
就被偉大的太陽創造起。
呀，全世界都清亮起來了咧，
大地也通通跳躍着清新的美麗。

哦哦，我是抗戰家屬呀，
首先就去把抗戰家屬聯絡齊，
還有貧苦的農人啲！
赤紅的鐵流裏滲透赤紅的鐵流，
這多麼地多麼地容易呵！
都去向在軍營裏頭底兄弟子姪說：
——用一切公開和認密的有效方法！
不聽那些口是心非的人底話，
他們口頭儘管吐蓮花，
個個字，句句話，
都是迷人的花言巧語，
哄你們，騙你們，
愚弄你們，壓迫你們，
叫你們爲他們私人幸福而殉，

(22)

叫你們自己割開胸膛挖出心，

獻給他們作祭品。

你們有腦筋，有良心，

你們看得清！

自己是從人民裏頭來，

就不得踐踏人民，

壓迫人民，

剝削人民，

不打人民底軍隊，

不進攻人民底福地，

從人民裏頭來，

就該回到人民中間去。

而且，朝向那些莫良心的人，

拿出主人底身份來說！

「打垮一意胡行亂爲的日本強盜，

我們已盡了應盡的責任，

我們已服從了你底命令，

今天叫我們打自己人我們却不願意。

大地底，礦場底……

世界一切底

辛苦底勞動而又善良的主人呵，

起來，爭取真正的和平的來臨！

我們爲了和平，

首先就要叫特務恢復人性！

才不會造謠生事以邀功求賞，

而陷害人民。

解散集中營，

在那裏頭受苦難的人，

都有一顆

純潔的良心。

尊重人民底尊嚴，

人民流乾了血汗，

大地底荒涼呀，

才被繁茂蓋，

(24)

對這美化大地的主人，
我們要衷心地崇敬！

尊重人民底福利囉

太陽的光芒，
任隨那個用黑暗的大掌遮蔽，
也不能使它底金燄消沉！

不准危害人民，
僕役們對主人要忠誠地照應，
而且人民是蔓延的騰空烈火呀，
你要去惹他們，
簡直是燈蛾撲火，
到底不是火受了損傷！

人民要自由，
僕役們給主人拴上了束縛的繩，
這不大大地有愧良心！
而今，就是鋼燄的枷鎖，

主人也會用憤怒的力給你碰成粉！

人民要和平，

主人該叫僕役們規理服法

作善良的事情，

不准刁橫撒野

把罪惡的花樣翻新。

人民要民主和自治，

主人自己底事該過問，

僕役作不好了，

須得主人親身來執行。

兵士們要解甲歸田，

從事土地的耕耘，

要看望老父老母，

盡盡人子之份！

要照顧妻室兒女，

兵士也是人囉，自然也有骨肉的愛情！

(26)

苦痛地流血，

悽慘地死，

爲了消滅民族的敵人，

我們該去拚！

今天對善良的主人，

我們該下武器，

聽善良的主人吐發幸福的好音！

所以，我們反對

剝奪人類自由底

殘酷的戰爭！

並且，還要

叫那些

外國武裝干涉的軍隊滾，

中國人民決不能忍受強暴的賊人底騷擾！

叫他們

回去熟讀深思

他們自己

讚美過有全球性的「大西洋憲章」，

標榜過的「四大自由」，「民主主義」？

實行了的「獨立宣言」，
放下了殺人的兇器，
再帶起

良心來看世界。

人民底世紀呵，
那個要亂想把

人民底血汗榨取來創造成爲私人的幸福，
人民將瘋狂地擊打，
務必要打垮那喝血的魔王。

路易十六底命運，
早就被人民安排在斷頭台上，
尼古拉二世底寶座，
也給人民底偉大的力量掩埋。

獨斷獨行的希特勒，墨索里尼，
渴血的魔鬼呵，
人民的洪流把他掩沒了；

(23)

那個再要繼承魔鬼的衣鉢，
馬上，人民殘酷的懲罰就會打來，
你再狡猾也不能閃躲得了的。
人民是世界一切底
辛苦的勞動的善良主人，
他也要將崇高的理想實行，
那個要阻攔，破壞，
那個就得更被人民的憤恨粉碎！

三

他真興奮，
臉上飛煥着從沒有的笑紋。

他想到盡了一輩子，
這回可算得絕頂聰明，
他感到自己是年輕了，
絕不像六十歲的老人。

熱血在他體內沸騰着，

翩翩飛舞的紅葉，
也好像分得了他底高興，
十月的嬌陽笑臉盈盈，
藍天也打扮得多麼地明媚愛人。

他從方石頭上站起來，
又走下了不平的斜坡，
他想就去向有良心的人控訴！

就去求有良心的人扶助！

人民事業是不朽的呀！

有良心的人

必定要來擁護的！

必定要來擁護的！

星星的火種

 已經點燃，

我親愛的人民！

——受苦難的兄弟姊妹們！

不要儘等着臨那

(30)

冲天熊熊的火焰呀！

爲了自己底幸福，

向努力民主事業的人

看齊！

看齊！

前進囉！

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二日 馮精主稿

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二日 馮家主稿

一九四六年一月 馮照原定稿於馮英人

人民勝利萬歲

我們人民

昂着頭

伸直腰

站立起來！

我們人民

有說不完的頭腦

該享受幸福，

該有自由呵！

二

我們人民

不能對

喝乾了

(32)

我們血液的人

諒解！

我們人民

不能對

吸盡了

我們底骨髓的人

讓步！

假若不這樣

我們人民

就連

痛苦的生命生死攸關

也被別人捉倒了。

三

我們人民

再不能

貪着險

咀嚼悲傷的過去。

我們人民

再莫法

流着淚

忍受痛苦的現在。

我們人民

萬萬不能夠

再以血汗

灌溉出來的糧食，

滋養肥大的牲畜，

拿去獻狀

壓迫我們

剝削我們

敲詐我們

屠殺我們

底

兇狠的魔鬼！

四

受災受難的善良人民，
挨冷受凍的本國的兄弟們罷，

昂着頭

伸着腰

站立起來！

站立起來！

我們人民

不得祈求，

不告哀憐，

魔鬼們

也不會

給我們

睄子贊賜，

而我們人民

是他們底主人呀！

我們人民

用血汗繁榮了大地，

我們人民是大地底主人！

我們人民

拿性命建立了國家又保衛了國家，

我們人民

以辛苦和勤勞爲世界生產用品，

我們人民是世界底主人！

我們人民

是大地

國家

世界

最合理底

最合法底主人囉！

五

哪個幫我們人民

辦得好事情底，

(36)

我們人民就歡迎他！

就擁護他！

哪個裝着好樣子，

陰倒起來掙我們人民底

我們人民就反對他！

就打垮他！

人民，大地、國家、世界底主人啊，

有資格，

叫那些狼心狗肺的披起人皮的魔鬼滾！

人民，偉大的力量源泉呵，

有力量，

攆走那些毒蛇般的政治陰謀家的！

六

大地是我們人民底！

國家是我們人民底！

世界是我們人民底！

我們人民

還對那個客氣？

我們人民

還怕那個呢？

離開悽慘的生活呀

毀滅黑暗的日子呀

我們人民

只要——

擺起主人的架子來，

發出主人的命令來，

拿出主人的力量來，

那冤屈人民的牢獄，

就會倒塌下來的！

那時，

和平的光輝

燦爛地照着亮咧！

(38)

繁開的自由花朵

大吐着香咧！

民主底聲詩

就會把人類

「最崇高的理想」變構了！變構了！

那時，

我們人民

將

安安逸逸地

幸幸福福地

過着好日子咧！

那時，

我們人民

將

驕傲地

闊朗地

笑着咧！

笑着咧！

而且——

在真正的歡喜裏

高聲地喊出：

「人民勝利萬歲！

人民底世界萬歲！」

受災受難的善良人民，

挨冷受餓的本領的兄弟們囉，

昂着頭

伸直腰

站立起來！

擺起主人的架子來！

發出主人的命令來！

拿出主人的力量來！

我們人民

在

爭取

真的自由和

(40)

激底的民主底

行動中，

將會產生絕不可抗拒底

偉大的力的！

受苦受難的善良人民，

挨冷受餓的本國的兄弟們囉，

昂着頭

伸直腰

站立起來！

站立起來！

一九四六年二月五日晨

自由民主萬歲

鄉長劈流油，

保長啃骨頭，

隊長揮山狗，

百姓雙淚流。

——渠河民謠

—

來了，

人民

都來了啊！

那嚴肅的態度

帶着歡欣的心

而來！

(42)

那堅決的精神
帶着渴求自由的心
而來！

打漁老耳丟了網，
離開船。

船老板靠了船，
不接生意。

泥水匠、木匠、鐵匠、機匠
都停了工。

三天趕兩個場的鹽盆戶、棉花驢子，
今天也不去做買賣了。

河坎上的瀾廟子
人民擁擠着。

包起藍帕白帕的頭
不停地搖幌着。

冬天不是過年、過節、迎、賽會，
人民是爲了選舉給自己管事的人而來呀。

人民興奮地交談着
人民存心尋找今天犧牲選舉不做商代價呀。

三

聽候選人名稱的聲音，
觸燃引線底火星啦。

人民爆炸着憤怒，
痛苦的記憶呀，
踐踏了他們底腦筋。

第一名是張大戶底管事，
大利覆判，

(44)

專門買新貨，(註一)

幫張大戶察看莊稼

就是搵索泥脚桿的好事情，(註二)

他還開鴉片煙館咧，在煙錢頭

光和那些濫桿桿想方打條(註三)

解本分人。

第二名是保民小學教師，

學堂就設在破廟裏頭，

可從沒有聽見學生讀書的聲音，

鴉片煙鬼，

掛名領薪，

驗管未到學堂一回，

學米還是要挨戶推派咧。

他一天只在鄉公所裏臆寫公文，

或是上城裏頭幫別人做呈紙打官詞，

而鑽衙舞弄。

第三、第四、第五名

(舞)

是現任保長、副保長、保隊副，

三個惡棍，

最恨人民底心，

他們打夥求財，

通同作弊，

三條猛狼

是一個心。

他們吞吃抗屬優待費，

他們抽船老板的燈油捐，

他們取莊稼漢的押佃捐，

他們派住戶的子弹費，

他們徵住戶的冬防捐，

送糧費；送兵費；

隔不到三五兩場又在變。

正月裏頭龍燈費，

四月裏頭秧苗戲費，

五月裏頭龍船費，

派得多，用得少，

(46)

經手的人又大大地有錢稿
小春三月收團糧，(註四)
八月中秋收團穀，(註五)
才撿起來的住戶要出上册費，
展起走的住戶要納遷移證費，
係子委員招待費，
這都是他們安起名字
稿包袱。

係子公益儲蓄券，
係子美金公債券，
繳了款從莫有收據，
他們也就常常買田買地。

這裏是一個水碼頭
從下河裝運來了無其數的食鹽包包，
食鹽的起卸也要徵稅四百元一包，
這算碼給三個惡棍的辛勞。
而盆戶零賣的鹽每斤要加稅五元，

這正名公道該鄉長丟進荷包。

莊稼漢季季裏給他們送新，

他們還理直氣壯地說：

「爲人民辦了事，

該得點才出來的小菜底孝敬。」

打漁老耳月月裏各獻鮮魚二斤，

在這衙河裏頭去去來來才可放得下心。

他們底房屋高大美好，

石匠、木匠，泥水匠盡血汗建造，

十天半月活路做了，

工錢裏有一文，

算好，假還可准爲他勞動的人叫饑飽。

他們賊眼眼叫獨獨，

他們亂想錢用總會給你安上個犯罪名目。

「賣假綉花呀！」

(48)

棉花販子受過罰。

「真發水布呀！」

鐵匠底本錢差點兒都被他們收清楚。

「聳土匪修理槍支呀！」

鐵匠被擄得

賣掉了祖先人留下來底幾間破瓦屋。

這些擄人的事情

都是保長們創造，

都是在鄉公所裏頭了好，

沿山打獵見着有份嘍，

這一批惡狠分了贖

都發出了瘴笑。

你們底罪惡那止得點，

還依姦過抗屬咧！

他們打夥販運鴉片，製造鴉啡，

毒害鄉民。

他們索賄抽頭

還磨好人。

他們私開賭房烤酒煮糖；
稅局衙人來查倒了。
他們就假懇懇地招待，
把酒灌醉了，
趁黑沉沉的夜晚
就將兩個收稅員
活活地埋進了泥土。
窮兇極惡的殺人犯呀，
可鄉長是他們底靠山，
他們會爲鄉長殉難，
鄉長也長在他們手裏頭分贖。
所以他們還有資格來競選。
我底天呀！
他們簡直是不折不扣的狼犬，
那有資格來候選？

人民底憤火

燒青了臉，

從暴風雨的怒吼裏

(第0)

飛出了助長暴風雨的炸雷底響響：

「我們反對指名選舉！……」

「不准亂鬧！……」

監選的隊長

把喉嚨幾乎叫破，

而高舉連槍底手

好久都未放下過。

隊長底兩個保鏢也像他一樣地在做戲，

可這威嚇呀，

不能把反抗的氣氛平息，

而人民底憤火呀，

反更高高地燃起：

「我們自己底事自己管，

不要流氓地痞來包辦！

我們要自由地生活，

就要自由地選舉！」

一百戶口有九十家是一條心，

爲了爭取自己底利益

他們商量了三夜晚。

他們斬金斷鐵地說：

「民選保長硬要民選才對勁！」

嗰子人都有資畀，

不希求那個龜兒子來指定。」

他們早就死了心呀，

要打倒這批吸血鬼，害人精。

他們跟到起就要選出反對指名候選的呈文，

他們跟到起就要發出反對指名候選的宣言，

還發個貪婪的兇狠罪惡，

人民早就安心給他們廣播。

在先，鄉長以爲選舉他們絕對不會吃虧，

現任的保長們要當選

將是手到擒拿呀，

這等於在罈子裏頭捉烏龜。

現刻在這場面裏

簡直像牆壁上掛剛魚，

弄得四脚都莫有挨靠，

鄉長老爺可就着急了。

鄉長底額頭上

氣起了青筋，

後莫有底侮辱呵，

不將要失掉自己底威信。

而這一保是鄉長底基礎呀，

幾個候選人又是他底貼心人，

他們打打夥夥稿了多少錢，

改選鄉長還要靠他們去把鄉民代表拉緊。

鄉長開槍了，

(他是向天打的呵！)

他想以槍聲表現出他底忿恨，

好用尖銳的音響鎮壓人民反抗底心情。

爭取自由底意志

決不能粉碎的呀！

求民主底慾念

決不能摧毀的呀！

火上澆起了油，

烈焰更兇猛地上騰了。

打漁老耳纏出了打魚的網，

鄉長和他底保鏢都被魚網裏緊，

幾個氣紅了臉和耳朵的候選人，

也被憤怒的人民圍困。

木匠亮出了斧頭！

鐵匠石匠高舉起了鐵錘，

命令地說：

「那個敢動

(54)

他休要想活！」

人民並不織那長和保鏢底槍，
連人和槍和網一起拿拉船底繩繩擱，
幾個莊稼漢

用抬籃包子底擱子把他們抬起，
趁這憤怒的日子
委委這批惡狼到城裏頭去，
去找有良心的人來斷斷道理，
天地間那有用槍
衝起這心選舉。

幾個差人替人民把雙手放在背後紮緊，
泥水匠和泥匠拿起長索子驕傲地把他們牽起。

在路上，
這批惡狼狂叫不已，
落了阱底兇狠走獸呀，
儘管有銳利的牙和爪，

也不能把鐵的牢籠毀去。

三

今天，
被剝削的人民站立起來了，
他們堅定地念着：
「崇高的理想
必定會勝利實現麼？」

熱愛自由底人民，
渴求解放底人民，
向
永遠底
美麗的
光明日子
邁步前進了！
邁步前進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

(56)

註一：「買新貨」，凡預買未成熟的農作物就叫「買新貨」，其價甚賤，有低於現貨一半以上。

註二：「泥脚桿」就是莊稼漢。

註三：「濫桿桿」就是流氓地痞。

註四：「團換」小春成熟了，保長派人担起籬兜同種田土的注戶挨戶收取一升或二升雜糧如豌豆豌豆，此糧收作保長副保長等的津貼。

註五：「團穀」每種田百挑者出穀舊量一斗，以作保長副保長等的津貼。

幾個前哨兵

荒野上，

有幾個穿着草綠色軍服的兵在談話，

起勁，感傷，

有時也稿得很激昂

甲

開拔呀，

進軍啦，

爲了誰人？

吃了那個的狼餉？

又爲那個捨身？

唉，吃了人民大眾的狼餉，

却爲宰割人民的魔鬼拚命打仗，

戰爭呵，魔鬼的瘋狂，

魔鬼把人民驅向慘痛的死亡。

唉，我們原也是受苦難的人民，

(58)

我們爲了啥要把受苦的人民

殺傷，搶光？

不要莫人心，

不要傷天良，

爲魔鬼打人民，

要把人皮槍掉的

那簡直是和豺狼一樣。

乙

你總是錯了，

錯來當了兵。

甲

我願來當這鬼兵，

真想那咒，許神，

誰願來當兵，

就是這樣一下子死了，

不害什麼瘟病；

死了，不害什麼瘟病，

就是願來當兵的報應。

丙

誰也不願來當這鬼吏，

夏天熱，

冬天冷，

夏天熱，

要像鄉下脫得光精精，

祇是穿條褲子總不準。

一身汗水濕透了，

不認勤務，

就要下操，

總是少不了要作事情。

一下子害痧病死了，

官長當放個屁攪地不關心，

祇官山上（公墓地）多了一座小小的墓壘。

冬天冷，

半夜三更，

也要出巡；

最可憐的山巒出哨兵，

脚手都冷得紅腫了還起起了冰口，

冰口一滿就痛得要命，

(60)

唉，秋天，陰雨紛紛，
蚊蟲咬死人，
打掃子，窩痢疾，
總是吃藥不停，
還要你去作事情。
就是在春天，
春天也不是我們春天，
五顏六色，
花花綠綠的，
滿到處都是香蓬蓬的，
究竟與我們一點莫相干。
懶懶的嬌陽照在天空上，
那一個兵，又不感到煩惱？
呵，想想吧，想想吧，
從前春天在農村的景況，
白天挖土；
夜晚攪灰；
白天犁田，
夜晚殺菜；

太陽落坡就收活，
小虫兒爲我們合奏着夜的音樂，
這些情境，
想再去過，
那麼，趕快去會閻羅，
好再把生投過。
唉，更不要說連年天乾水旱，
祇是層層的剝削，
就會弄得我們叫地喊天。
記得前年那一年，
送兵捐，運糧捐，
招待費，電竿費，
又是特別捐，
盡都是他媽的一些估錢捐，
我們農人那個敢不繳，
賣了苞谷麥子，
賣了葫豆豌豆，
不夠，不夠，
呵，又矮，又濼；

慢慢地拖長著聲氣唱山歌，

唱山歌，

一個人唱，

幾個人和，

唱一唱，

和一和，

那是多麼地快活！

甲

春夏秋冬你都說完，

你在背誦甲子，誰算流年，

到底是應去當兵麼？

我真想不開，我們這些愛隊伙。

丁

唉，田園的風景本好看，

情乎我們不能長久在山坡。

竹林樹叢本涼爽，

奈何我們不能永遠把陰躲。

日出而作，

早晨啦鳥兒爲我們清脆地唱歌。

賣了吃的谷，
又賣了性命根根的牛與豬，
委員老爺纔把款湊夠，
於是坐轎進縣，騎馬奔州，
我們底淚水直直流，
睜眼看著他把血汗擦起走。
那時正是六月七月，
呵！六月七月，
青黃不接！
苞谷莖子同雜糧都已賣個盡絕，
紅苕、蘿蔔、芋子，又不出在這一頓零碎；
新的黃谷呀種在田裏還是秧，
老的黃谷地主不開倉，
唉，沒有銀子錢，
他那裏會開倉，
(媽媽的我有得幾萬銀子錢，
他底女兒媳婦也會來當娼，
莫說不開黃谷的倉……)
南瓜，東瓜，荷瓜，

天天當飯吃下，
這些瓜菜小菜吃完了，
就是山坡上的野菜，
採來也當飯吃下。
到了撻谷時分，
我們成了一包籐藤，
辛辛苦苦把谷子撻完，
想到可以吃點飽飯，
唉，那年又本天乾，
收成并不好看，
撻得的黃谷田主人撻得不剩一點，
又把連年積欠清算；清算，
押墊也被扣完；
於是田主就喊我們滾蛋，
唉，那時的確作盡了難。
兄弟們，大家都是出身莊稼漢，
莊稼漢莫有豬牛，莫有押墊。
兄弟們，唉——
就是被船下下撻灘。
你看下下撻灘的破船不是會震得稀盪？

只有悲痛和失望打擊在腦間。

老婆去給地主當女工，

小孩子去給富農割草，放牛，

我就跑到城裏去找工廠裏的工頭。

城裏失業的工人多得多，

混了十天又跑回鄉窩。

唉，兄弟們，

城裏，鄉窩，

都沒有工作，

坐吃，生活真是老火。

生活就這樣逼着我，逼着我，

吃糧當兵，也是個好傢伙，

不要拉，自願兵才願來一個。

合唱

生活逼着我，

吃糧當兵，也是個好傢伙，

唉，這條路究竟走錯，走錯，

那天，才會敲脫這枷鎖！

丙

(68)

當兵有了甚麼好吃喝，
唉，黃米硬飯，白水豆腐，
下着生的凍鹹菜，
還不及從前在鄉窩裏吃麥子饅饅。
上火線離去了老殼，
還不懂得是爲了甚麼！
這條路實在走錯，走錯，
那天，才會敲脫這枷鎖！

甲

這條路不是自己走錯，
別人打起主意掙你我！
要敲脫這枷鎖，
只有自己幹呵！幹呵！

合唱

要敲脫這枷鎖，
只有自己幹呵？
那些野心的鹽鬼要人血止渴，
我們白塞炮眼真划不著，
那個有心幹這事情，

就是他自己在造罪惡。
呵，時候是已經到來，
我們跑回從前的鄉間，
不要像從前那樣馴善，
莫有押佃也要種田，
地主不給我們種田，我們就同地主鬧翻！
只要我們打成了一片，打成了一片，
甚麼事情就同心合夥兒去幹！
甚麼剝削的估價捐款，
都可反抗不繳一點！
呵，走吧，兄弟們，
自由在召喚，幸福在召喚，
何況大險隔我們尚遠，
我們快回到鄉間，回到鄉間，
看看從前的田園，土山；
看看我們黃面的老婆是否康健？
看看我們瘦弱的小孩不在人間？
看看那廣大的誠懇農友們的可憐！
看看那廣大的誠懇農友們的可憐！

(68)

他們正在抱怨，憤怒啦，
他們要求生呀，
就要打倒特權，
再不能忍受別人給予的熬煎！
好呵！我們不要像從前那樣懦弱，小胆，
總是要十分地硬朗強悍！

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稿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〇日改稿，渠

不要來蹭蹭這地方

日本強盜原是吃人的殘暴猛虎，
牠來時丟了我們就走的人
是一羣貪婪無靈的兇惡的狼，
儘管尚未把我們最後一滴血吸乾，
那剝削，那壓榨呀，
已使我們呈現出了枯瘦像柴頭的慘象。

我們終能拿赤誠的團結堅強了抵抗，
趕走了暴虎殺的日本強盜，
而這地方呀，
也只剩有一片懷慙的可憐相。

我們流汗又流血呀，
又拿血汗灌進了這片荒涼的土壤，
多情的土壤呀喜笑洋洋，

(70)

一點未給我們失望，
一年四季都給我們滿意的犒賞，
春天的肥壯麥穗笑語迎風放，
炎夏的高粱羞緋紅顏臉，輕舞綠色裳，
秋日的粒粒碩大黃谷聚金光，
朵朵草棉又把白花齊怒放，
就是那冷得瑟的十月和冬月呵，
也有胖胖的冬豆撒噴出清香。

有些人在淘金，
探礦，
冶鐵，
鍊鋼，
鑄造機器呀又開設各式各樣的工廠，
人人都不怕累囉，都害怕累囉，
只怕工作趕別人不上。

日也忙，
夜也忙，
一團和氣，

一團高興，
就繁榮了這地方。

這裏沒有那個光吃光要，
沒有那個敢把善良欺壓。

這裏的人都是一副坦坦白白的心腸，
說爲公家就替公家作事忙，
公家的事情做好了，
也是每個人民共同把福享，
所以我們才組織得自己很堅強，
才拯救了自己底災難，
才保衛了自己底安康。

今天，我們是
和和氣氣歡聚在這地方，
自自由由生活在這地方，
幸幸福福樂享在這地方，
用我們底血汗灌熟的果實呀，

(72)

正該我們自己樂享！
用我們底勞力創造的和平、自由、幸福，
誰也沒有理由來劫奪，
誰也不能撒野來搜搶。

有人的心肝的人們，
你們該也有點天良，
不要誣賴人，
不要騙欺人，
不要光扯謊，
摸着你們熱和和的胸膛想一想，
該不該用兇殘的暴力，
再來把善良人民綁縛？
該不該再把你們少數人底幸福，
建築在受盡艱難痛苦的人身上？

這不是向誰討饒呀，
只先把道理講一講，
你們真莫有心肝，

你們真莫有天良，
硬要來糟害這地方，
又曉得兇殘的暴力不夠，
前面買起了外國軍隊來開路，
後頭！跟上你們這羣賊匪，
仍然要想來這地方橫征暴斂，
剝人民的皮呀，
吸人民的血呀，
那我們還同你們有喺話好講，
人民要自由、和平、幸福，
就滿有保衛自由、和平、幸福的力量。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九日稿、渠水

一〇月二〇日夜修改。

「你美國啲，退出去！」

不識你留在這裏，

不識你留在這裏，

這裏是我們中國人民底地，

這裏是我們中國人民底土地。

退出港口去，

退出河流去，

退出鐵路去，

天空也不准你飛機飛，

海裏也不准你船艦走，

我們底主權，

我們該管理。

⑤

你美國太壞囉，

行動更卑鄙，

在中國人民底土地裏，
敢搜索住宅，
敢恫嚇婦女，
敢搶劫財物，
敢打死車夫，
敢射殺學生和農民，
吉甯卡天下種死我們老幼男女，
你美國啲，
橫行無忌的罪惡，
還不止這一些。

嘿，你更早就用心很深的
經營中國內戰，
破壞了中國人民底和平秩序，
毀滅了多少家庭，
離散了多少父母兄弟和妻室兒女，
你美國啲，
真是一個大大的壞東西。

(76)

你美國啊，
侵略的計劃到哥得周繼，
放了火好搶劫，
搞混水好摸魚，
擴大了中國內戰，
你就好從那批人民的洋奴手裏，
把中國搞成你底殖民地。

噓！噓！
中國人民識透了你底詭計，
中國人民不待答應你；
中國人民要和平，
要安家，
要做工，
要生活，
就要叫你退出去！
快！
退出港口，
退出河流，

退出鐵路，
不准侵犯天空，
不准侵犯海權，
退出去，退出去，
現在還來得及。

你以為有反人民的洋奴聽你？
你就藉口仍就駐兵在這裏，
那你打錯了主意，
看！
人民底怒憤拳頭已高高地舉起，
人民蹙着血正在集中全力，
你不退出去，
不但不買你底貨物，
不但不同你們交易，
不但不同你們合作，
還要撵走你！
還要撵走你！

(78)

你想要不像日本匪徒，

那場絕大災慘劇，

那你現在退出去還來得及，

快！

快！快！

退出去！

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於秦河偏僻的鄉村

新編

人 民 萬 歲

著 者 莊 稼

出 版 漢字書出版社

發 行 漢字書出版社

經 售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初版(渝)

60